

前漢書卷九十七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外戚列傳第六十七下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禁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譚成都侯商

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日鳳嗣禁為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淳于長即其一也

外戚莫盛焉

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

霍氏之事故選嘉女以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

太子懽說狀

師古曰說讀日悅

元帝喜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

及成帝即位立許妃為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以元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與嘉並杜

欽以為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

意蓋輕細微眇之漸必生乖忤之患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日盛於蓋侯

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

帝衛皇后之弟蓋侯王信也武帝之舅

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欲專委任

鳳迺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以吏職自綦

師古曰綦古累字也音力瑞反

賜黃金二百斤以特

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善史書自爲妃至卽位常寵於上後宮希

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

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庭用度

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

皇后迺上疏曰妾誇布服糲

食

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

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幸得免離茅屋之下

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沔穢不脩曠職尸官

師古曰沔與汗同曠空也尸主也妄主其

官數逾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之誅不足以塞責迺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

法御服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

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

皆如竟寧

以前故事妾伏自念入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

敢行也

可覆問也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

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

晉灼曰竟寧元帝時也黃龍宣帝時也言二帝奢侈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家更不曉

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

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

屬妾不宜獨取也

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

言妾家府亦不當得

妾竊惑焉

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

幸得賜湯沐邑以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可

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吏誠不能揆其意卽且令妾被服所爲不得不

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吏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

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備因云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

唯陛下省察官吏伎佞必欲自勝師古曰宦吏奄人為皇后吏也伎堅也伎音之政反幸妾尚貴時猶以不急

事操人師古曰尚貴時謂昔被寵遇之時也操持也音干高反次下亦同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

所訴陛下見妾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內邪若不私侍小

取將安所仰乎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乘

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浣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左右多竊怨

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

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甫始也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

也師古曰若謂如也其萌芽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今但損

車駕及毋若未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

發取妄遺賜人於事則可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它時

為比例而正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故時酒肉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

有所賜外家輒上表迺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百斤耳蘇林曰宣帝美人也妾

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事率眾多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

以文書陳之不可勝盡

俟自見索言之

師古曰自見后自見於天子也索盡也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

永之言以報曰皇帝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曰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

君之位也夫以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變與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以今揆之豈有此

等之效與諸侯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

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

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

將相大臣裏誠秉忠唯義是從

師古曰裏古懷字

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師古曰上官榮安也

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成侯夫人顯也惡音烏

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也匈奴夷狄非有冒

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

師古曰鄉讀曰嚮內嚮皆嚮中國也

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

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以

塞之曰者建始元年正月

師古曰日日者猶言往日也

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後宮也正月

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

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保全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

以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

其九月流星如瓜出於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在內

也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後則訛言相傳驚震女童入

殿咸莫覺知

師古曰謂陳持弓也

夫河者水陰四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

師古曰大阜曰陵

斯昭

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

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師古曰咲古笑字咷音桃解並在谷永傳言王者

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咲

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

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

折拔樹木頓僵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井轉旋且索

與旣無異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旣亦盡耳春秋書日有食之旣故詔引以爲言索先各反已猶戊也亥復水也張晏

曰己戊在中宮爲君亥爲水陰氣也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已虧君體著絕世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

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師古曰寢

甚也婁古屢字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云高宗彤日粵有雉雉師古曰彤音弋中反祖已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師古曰解並卽飭椒房及掖庭

耳師古曰謂祖已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飭與敕同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

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音千賜反吏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

正曲遂過於直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

相襲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

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

而移舊之非者何可放焉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爲長府閔

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典刑常法也言闇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也

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

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

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

勉行稱順婦道

師古曰稱副也

減省羣事謙約爲右

師古曰以謙約爲先

其孝東宮毋闕朔望

師古曰東宮太

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

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于也臧善也于何不善言何事而不善也

養名顯行以息

衆讜

師古曰讜譁衆議也音許元反

垂則列妾使有法焉

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

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

將軍鳳用事威權尤盛其後比三年日蝕

師古曰比類也

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

遂著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

師古曰佑助也

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多新愛后

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諛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

師古曰諛古詛字

事發覺

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

師古曰在林苑中

親屬皆歸故郡山陽

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

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

宮定

後九月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忘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

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

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嬪寡居與定

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嬪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爲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給誑也我能白東宮復立

許廣爲左皇后廢后因嬪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諄惑亂也謾媒汗也諄

音布內反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道廐西

孝成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之頃也師爲古曰蛾與俄同古字通用

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有男數月失之成

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廼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楚王好田樊姬爲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曰詩謂關雎以下也

窈窕德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傳云誦詩及窈窕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窈窕等卽是詩篇蓋失之矣每進見上疏依

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

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隄越

禮制浸盛於前師古曰隄與踰同浸漸也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

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婕妤對

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

之愬

師古曰祝詛主上是

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憫之賜黃金百斤

趙氏姊弟驕妬倖恐久見危求共養太后長信宮

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

上許焉倖

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

師古曰何任也負也

登薄軀

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

師古曰陳列也

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

師古曰渥厚也

揚光烈

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綦息兮申佩

離以自思

師古曰綦息言懼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綦古累字

陳女圖以鏡監兮顧女

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

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

哀哀閭之爲郵

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

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閭妻嬀方處故云爲郵郵過也

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姁之母周

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女妻

也虞虞舜也任太任文王之母姁太姁武王之母也女虞女音尼據反

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

師古曰舍息也

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

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留華色落也蕃音扶元反

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繼祿而

離衆

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仍頻也離遭也

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

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晡莫而昧幽

師古曰晡與暗同又音烏威反莫讀曰暮一日莫靜也讀如本字

猶被覆載之厚

德兮不廢捐於罪郵

師古曰言主上之恩北於天地雖有罪過不廢棄也被音皮義反

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

末流

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日流謂等列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

共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爲期

師古曰共音居

容反酒音灑又音所寄反婦音先到反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陰也重曰師古曰重者情

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闔局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局短闔也音工熒反華殿塵

兮玉階落中庭萋兮綠草生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落音臺萋音妻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

兮風泠泠師古曰櫳疏檻也音來東反泠音零感惟裳兮發紅羅紛綵綵兮紈素聲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帷裳羅綺

也綵綵衣聲也綵音千賄反綵音蔡神眇眇兮密覩處君不御兮誰為榮師古曰覩字與靜同俯視兮丹墀思君

兮履綦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迹也綦音其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師古曰雲

屋言其黜黜狀若雲也黜音徒感反黜音徒對反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師古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

有頭尾羽翼如淳曰以璫瑁覆翠羽於下微上見師古曰孟說是也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師古曰享當也休美也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師古曰此虞與娛同綠衣兮白華自

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鄆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

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師古曰日本宮人以賜陽阿主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舊儀言長安者以別

甘泉等諸宮省也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

書阿字作河又或為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也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

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

欲立趙婕妤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

太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爲皇后追以長前白罷昌

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

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髹漆捐卽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

俗云黑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切皆銅沓冒黃金塗師古曰切門限也音千結反沓冒其白玉

階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壁帶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服虔曰釭壁中之橫帶也晉灼曰以金環

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其釭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顓寵十餘年卒皆無子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

母傅太后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定陶王竟爲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

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

反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昏夜平善鄉晨傅綰轡

應劭曰傳著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傳讀曰附綰古袴字也轡音武伐反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民間歸

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曰皇帝暴崩羣衆譴譁怪之掖庭令輔

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哀帝既立尊趙皇后爲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爲新成侯趙氏侯者凡

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師古曰業者掾之名望者史之名也皆不言其姓掖庭獄丞籍

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

等皆曰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

對食甚相妬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

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

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綈厚繒也綠其色也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勝耳綈音大奚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

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

臧我兒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

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爲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卽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

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

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

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慳也服虔曰慳直視貌也師古曰慳音丑庚反字本

作睦其音同耳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

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

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

鄧展曰赫音兄弟閱牆之閱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閱蹏師古曰今書本赫字或作擊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

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女讀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願

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領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主頭者是也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

人言險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謂太后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

女無過師古曰言我知汝無罪過也女讀曰汝寧自殺邪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

師古曰曹輩也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縛之繆鄭氏曰自繆綏也音居虬反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

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邪不知所置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

也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師古曰或暫入或留止也一歲再三召留數月

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襄子師古曰襄古懷字其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乳反其下亦同詔使嚴持

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

來師古曰給誰也中宮皇后所居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晉灼曰昭儀前要帝不得

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對

以手自擣師古曰擣音直類反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

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可曉也師古曰言其不可告

語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師古曰何爲不食也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

讀曰汝次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

中簾南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

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篋絨未已師古曰絨束篋之繩也音居威反帝使客子偏兼

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淳客子偏兼使絨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

東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勿令人

知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

孫習前免爲庶人師古曰嬪音麗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斂也倉卒

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

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

丘遵謂武曰師古曰姓吾丘名遵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

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蘇林曰是家謂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

既有子恐禍相及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

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師古曰耆讀曰嗜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

乾隆四年校刊

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慎語

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爲勿漏泄其語

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

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大赦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孝元皇帝下

詔曰此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

誅焉春秋予之

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與之也解具在五行志

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

伏天誅前平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諱

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

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

爲庶人將家屬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

師古曰適讀曰嫡次

下亦同

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

師古曰歷謂王季卽文王之父也知適謂知其當爲適嗣

也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

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

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

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

晏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

師古曰耆讀曰嗜

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

師古曰不使不可使使從命也

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

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

師古曰微

嗣者謂幼主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

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也援者爰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反廼反覆校

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開宴之私也覆音芳目反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廼孝成

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

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掇銷滅既往之過師古曰掇古救字古今通義也

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

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師古曰訐音居謁反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卽如臣言

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

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哀帝爲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師古曰恩

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日恩謂銜其立哀帝爲嗣之恩也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莽白太后詔有司

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錮寢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以危宗廟詩

天犯祖師古曰詩違也祖先帝也無爲天下母之義貶皇太后爲孝成皇后晉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

北宮後月餘復下詔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闕師古曰請闕也闕猶闕也失婦道無共養

之禮而有狼虎之毒

師古曰恭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並同

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君

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天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所割也

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

今廢皇后爲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

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

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

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鏤也

師古曰鏤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爲魏郡鄭翁妻生男惲昭儀少

爲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爲太子得進幸元帝卽位立爲婕妤甚有寵爲人有材畧

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

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酹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

產

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旣重傳婕妤

及馮婕妤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以二人皆有子爲王上尚在未得稱

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以印綬在婕妤上昭其儀尊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

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傳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

母曰丁姬傳太后躬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

定陶王皆入朝傳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爲王求漢

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定陶王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上亦自器之明年遂